

韩青辰 著

山

中国悬疑小说
CHINA MYSTERY NOVELS

诱



上海教育出版社

韩青辰 著

山诱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诱 / 韩青辰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9
(前卫侦探)

ISBN 7-5320-8331-4

I. 山... II. 韩...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74727号

前 卫 侦 探

山 诱

韩青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 字数 166,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本

ISBN 7-5320-8331-4/I·20 定价: 10.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鬼魅般般

第二章

海外来客

第三章

绝对使命

第四章

野岭孤娃

第五章

流浪艺术家

第六章

风雨花开了

第七章

暗处有双眼睛

第八章

流血的金丝猴

第九章

新闻的背影

100

第十章

真实的谎言

118

第十一章

风起云涌

137

第十二章

胡圣之死

156

第十三章

一支手枪

175

第十四章

间谍是谁

193

鬼魅氤氲

阿冲突然想起那个女人是上午第二节数学课后。

当时他正被一条思考题绕来绕去折腾得昏头涨脑。下课铃已经响过一会儿，他身子粘在板凳上动也没动。黑豹不耐烦地过来捅了他几回，阿冲头都懒得抬，只凶凶地皱皱眉。破题的灵感若映若现地撩拨着他，阿冲恼火得很，他讨厌卡壳的感觉。阿冲就是在这闷头狂躁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人，“啊——”一阵势不可挡的恶心和恐怖。阿冲腾地从课桌边站起来，捶着胸口逃出教室，外面三月的阳光正好。

黑豹报复似地冷冷地问：“怎么啦？”他没等阿冲回话就上去扶住阿冲，他看见阿冲一反常态煞白着脸直犯恶心地吐舌头，“怎么啦？你没吃早饭？”

“上学的路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死人脸一样的——女人？”阿冲挣扎着平静下来。

“哈哈！一个女人把你吓成这样，我的人侦探，就算真死人又怎么样？我老舅人家整天就是

解剖死人的呢,要是他知道你这熊样,一定会剥夺你崇拜他的权利。”

“不是这样的,黑豹!关键是她是死人样的活人,一个没有表情的活人。”

“没有表情?面无表情不就是冷漠?”

“不、不、不,她,她从天而降,五官就像泥塑木雕一样自始至终僵硬着,尤其是她的眼睛,黑黑地朝你望着却空洞得没有任何眼神。她好像来自地狱或者坟墓,随身还带来一股寒丝丝的阴风,吹得你的心慌气短,不由得直犯恶心。”

好奇怪哦!阿冲皱着脸急速地说着,一边双手紧按住腹部,生怕说不完就要一口吐出来似的。看样子阿冲说的是真的。黑豹压根儿不会怀疑阿冲的诚实,当然包括胆量。阿冲7岁就上过龙睛山,8岁一个人从山顶半拖半拽地背下来一个死尸。记得那是四平寨长家的老二山鸡,年不过14,心性极野,上山顶西部偷尝野果中毒身亡。据说他死了,四平寨长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还不许人碰他。说死在山顶挺好,眼不见心不烦;又说讨债鬼背不得,谁背了他谁跟着死,路过的五六人都朝死山鸡吐了唾沫脱了晦气,只有8岁的阿冲不信邪,硬把他拖了下来,好歹让四平婶子舒了口气。

阿冲连真正的死人都不怕还会怕一个死人脸一样的大活人?真是活见鬼!黑豹不由地紧张起来,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个人就像在冰山上冰过,脸上看不出阳光空气和水沐浴过的感觉,看上去又硬又冷,囫圇一片怕人的死白。除了双腿在走动外,她浑身都是

静止的，你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痛苦，连冷漠平静都不是。另外她的装扮也很古怪，至少龙睛山是没有女人这样打扮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超过45岁。”语文课代表的阿冲表达能力一向很强，几句话说得黑豹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过，黑豹觉得阿冲给他留下的这道思考题比较耐人寻味。

黑豹喜欢琢磨思考题。他天生一个华罗庚脑子，解起数学题来如鱼得水，是他们龙睛小学有名的“数学王子”。美中不足的是他语文成绩一般；就跟阿冲语文特棒而数学成绩平平一样。不过这倒没妨碍他们成为铁杆好朋友。

黑豹是阿冲的老搭档了，按理阿冲碰上这样的奇遇会在第一时间告诉黑豹的。只是黑豹这小子今天睡过了头，拖到蔡明老师进了教室他才猫着身子从后门进来。蔡明老师上完第一节语文课并没急着离开。原来数学老师发高烧，数学课由她临时代理。蔡明老师连珠炮似的省略了课间休息连着给他们上数学，手忙脚乱得颇有些毕业班的味道。

想不到一向枯燥无味的数学课让自己喜欢的蔡明老师一讲，竟然也听得津津有味。阿冲直到这时候才记起那档子事，要知道这可比解数学题带劲多了。

刘坚舅舅说过，他们俩都具有当侦探的潜质，因为这句话，两人10岁没到，就掷地有声地有了梦想。

他们大大小小“破”了不少案，但黑豹表现出

来的侦破才能稍逊阿冲一筹。为此黑豹隐隐地不服气,他暗暗地跟阿冲较上了劲儿。就像今天,黑豹虽然言不由衷地劝阿冲别胡思乱想,可他自己从听完以后一刻也没停止胡思乱想。

二

阿冲与黑豹不完全一样,他虽然喜欢冒险喜欢刺激,可他更喜欢生活的宁静,喜欢每天背着书包坐到书声琅琅的教室。阿冲这几天特别烦,倒不是和黑豹这家伙不对头,而是因为近几天山寨里简直乱了套

“你听说山上又出现鬼影了吗?”谁见了面都这么问。声音很低,神情诡秘,其间好像隐藏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话悄悄问了一星期后,寨子里男人们趁着天黑没着没落地统一集中到阿冲家。阿冲的父亲老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慎重,他吩咐妻子带孩子们早些休息,不要等他,谁敲门也别理。然后点上蜡烛冒着黑暗,将大家带去僻静的龙睛客栈。他们个个敛声静气地相跟着。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父亲从没跟母亲这样说话。虽说山寨里有一些奇怪的传说,可阿冲记忆中寨子还是温馨宁静的,到底要发生什么。阿冲在隔壁小厢房锁眉盯着作业本,耳朵却直楞楞地紧张地支着搜索那屋里的声响。他蹑手蹑脚来到窗前,只见幽暗的夜色中排着一支怪诞的队伍,父亲点着圣火样的蜡烛走在最前面。阿冲很自豪有一个在山寨举足轻重的父亲。山寨的寨长其实是

四平大叔，可寨子里的人们包括四平寨长自己，都习惯了以父亲为中心。阿冲想大概是因为家中有张父亲年轻时身着戎装的照片的缘故吧。

阿冲看到全寨子的精壮男子到了之外，老秀才胡圣爷也在其中，好像是老爸和大伯一左一右地扶着他。

胡圣爷 98 岁了，他眼睛从不看小孩，脾气古怪得要命，说的话和他走的路一样少得可怜。不过胡圣爷是本寨子的活史记，尤其是关于山鬼的事，他了解得最多，据说他祖上有人死于那鬼手上，此鬼是谁？莫非是白天见的那“女鬼”？阿冲觉得今晚非同一般，他瞅瞅母亲带妹妹已入睡，就轻轻带上门往客栈走去。

阿冲喜欢夜色朦胧中的山寨，那起伏的山脉婉约得像醉卧着的老祖母，将整个村庄温柔地抱着，而袅娜其中的最高点就是神秘的龙睛峰。夜雾里她像极了一个腼腆的少女不安分地偷窥着睡梦中的村庄，阿冲不由得回头朝她望望。风景秀丽的龙睛山，绵延如神龙之身，最高峰巧在龙首，峰上有一山洞，恰在龙眼之处，这山名叫得真是绝。

阿冲是走惯了夜路的，从家到客栈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路，走过一张桥，下过一个水沟，跨过水码头后再爬上岸就到了。他跟妹妹都是客栈的得力小跑堂。这道儿一天还不知要跑多少回，阿冲闭上眼睛倒着走也能走得到。

突然“扑通”一声，水沟里飞进了一个石块，正准备跨水码头的阿冲吓得一个趔趄差点掉到水

里。他警惕地朝黑黢黢的岸上寻去，阿冲又一次想到了女鬼，早上就是在水沟边碰到那女人的，阿冲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哧——”黑豹手掩着嘴笑岔了气地从草丛里冒出来，“怎么是你，这么晚了藏这儿干吗？”阿冲看是好朋友魂回了一半，“你小子这么晚了来这儿干吗？”黑豹戏谑地打趣，阿冲忙朝他“嘘”，黑豹收了声音，会意地牵住阿冲的手小心翼翼地爬上岸去。

三

两个好朋友趴到客栈的木质百叶窗上，蜡烛的光昏黄黄的，屋内破旧的摆设加上这一大堆或坐或站着的人，看上去像幕旧话剧。他们说的正是闹鬼的事，但见胡圣爷捋着他花白的胡须说：

“相传顺治十八年，是年大灾，百姓青黄不接之时，这龙山险峻酷似龙首的那峰上，一山洞突然交替闪现红蓝光束，后老百姓求雨得雨求日得日，村民惊为龙睛开，此峰故名‘龙睛峰’。后到民国初年，曾有三贪利者疑洞中有宝，遂结伙往而窃之，归途中一人坠岩而亡，归来二人大呼晦气，称洞中无它，仅数块黑石耳。未三月，二人无疾而亡。此后龙睛洞被视为神灵禁地，无人敢涉足，唯有洞前龙须草，茂盛异常。”

胡圣爷是村里最有学问说话最有份量的人，老爸常这样说，阿冲从没跟他说过话，当然不太相信，今天算是大开了眼界，难怪老爸对胡圣爷顶礼膜拜，黑豹习惯地用手轻捅两下阿冲的肩膀，阿冲

明白，黑豹一兴奋就会这样。

“这么说这龙睛山上有神灵在。”

“那些鬼影是神了？”性急的大伯问。

“不用害怕，我看他虽然出现了，但没伤着人，也没侵犯我们的意思，大家最好别太紧张，更不要去挑衅他，本来人鬼一家，大家相安无事就好。”老胡圣保守得很。

“我觉得应该加强警惕，多加小心，男女老少一律不准上山，先观察一两月再说，只是要得罪那些游客朋友了。不过这样做，也是为了对他们负责，他们远道而来是我们的朋友嘛！”老魏很中肯。

这话说得很有必要，龙睛山寨因为地势特别而与世隔绝，一直没受外界干扰，自然一如仙境，前年一对挑战极限的流浪恋人发现并爱上了这儿，他们惊叹这里的美景和亲如一家的淳朴民风，写了大批散文游记，全国各地的小报争相炒作，一夜间龙睛山寨美名天下，游客络绎不绝，只是这里条件的落后艰苦和交通不便扫了一些人的兴致。

“奇就奇在这儿，如果是传说中的鬼，可这半月来寨子里没遭殃还算安稳，不像是来了坏人，”四平寨长显得很无奈。“现在要抓紧修建护峰屏障，其他只能静观其变，虽然看到了鬼影，但毕竟是远距离的模糊的，谁也没有上去和这个怪物正面交锋，所以难定是非。以后我们一有发现都汇报到老魏这儿。大家提高警惕加强防备要紧。”

阿冲听到这儿激动得往上一跳，屋里听到动静以为鬼神又活动开了，一片混乱地朝门外涌来。老魏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在捣蛋，气得揪了他耳朵

把阿冲扔出去好远。阿冲被大人们毫不留情地关在门外，他听到他们发出不屑的嘲笑，觉得阿冲孩子气得过分，简直没大没小没家教。阿冲感到父亲眼里那团怒火，羞惭之余他很觉得对不起父亲。他本想告诉他们早上他亲眼见到一个怪物，不过现在不必了，没有人会在意他说的话。阿冲揉揉耳朵暗暗发誓他要自己干，早晚要让他们大吃一惊。黑豹反映真是了得，他在阿冲跳起的一瞬就跑到屋后藏起来了，他看到阿冲受委屈的样，不服气的嘟囔，“我们俩出手，就不信那老胡圣脑子转得过我们。”

阿冲遗憾的是父亲对他的不信任，而自己又是那么崇拜他信任他。这种落差让他很难过。

四

整整一天阿冲心情都郁闷极了，喜欢他的语文老师蔡明喊他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却虚弱地摇摇头，蔡老师分明看出来他的不合作，但她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下，然后很平和地请他坐下，阿冲很感激。蔡明老师虽然是这学期才分管这个班，教龄也才两个月，但她一下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不仅因为她是主动来穷山区教书的城里的大学生，更因为她浑身洋溢着母爱般的温柔和慈祥。阿冲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特别善解人意，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能体谅。阿冲在心里说：原谅我，就任性这一次。直到这时候阿冲才清楚自己到底在为什么心情不好，他太在乎父亲对他的看法了，他

一直在默默地征服父亲,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让父亲微笑地看自己一眼,阿冲可以勤劳地在客栈当跑堂可以独自上山砍柴可以将死人背下山,而父亲好像故意不理睬这种努力,父亲对阿冲挣的永远是一双挑剔的眼睛,不像看妹妹阿莲,像是欣赏一件得意的作品。阿冲羡慕妹妹。她不会知道哥哥有多羡慕她。

不管山上的鬼影是不是他亲眼见到的那个女人,阿冲还想再见到她一次,阿冲将去年一个叫威尔的游客送他的一只电子钟翻出来,重新按上电池,放到床头,他不是好赖床的那种人,阿冲都是自己起床自己弄早饭从不迟到的好孩子,阿冲用电子钟是为了起得更早。

阿冲记得清清楚楚,他是在家门口的水沟边碰到她的。她从东边来,阳光从她身后透射过来,她没有衣衫不整,没有任何情绪,她走得不紧不慢,好像不急着想去做什么。阿冲拿了本语文书颠来倒去地念着那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眼睛紧张不安地游移在那路口。从东边过来有两条路,一条从龙睛山垂下来,一条连着梯田,这人绝对不是龙睛山寨人,更不是龙睛山寨的亲戚,寨子的亲戚都在西头,根本不可能从东边来。再说亲戚一大早去梯田干吗?更不可能让亲戚上山,寨子里上山就几个精壮年砍柴啦打猎啦,女人没有特殊原因基本上是不上山的。

阿冲想这一回看到她一定主动去跟她打招呼,她不至于不会说话吧。可一天两天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阿冲没再看到过她。黑豹不服气,

天天陪着阿冲，早上晚上都在那儿，可那女人就是不出现。

黑豹反问他“你到底看没看清，该不是鬼，你又没跟她说话怎么肯定她是人呢？”阿冲越想越不对头。

五

事件过去一个月了，什么动静都没有，村子里的人大概惊魂已定。现在他们开始反复回忆那些说起来有趣的鬼影故事，其实只是那么三件事：

四平寨长是第一个看到的，他上山打猎，一个庞然大龟似的黑影傻傻地举着手站在他猎枪瞄准的那头，吓得四平收了枪，仓皇而逃。他说那天他手气特好，百发百中，连打了三只野兔，信心膨胀，他跟着猎物一直跑上了龙睛峰都不知道，那家伙出现了，他才发现已来到龙睛山禁地了，他觉得很晦气，虽然龟状人没有对他怎么样，连追都没追他，可他就是害怕。下山后就去找了老胡圣和老魏，可还是头痛了三天，四平婶对几个人都抹了眼泪，说“碰了神灵了，怕是活不成了”。后来四平没死，山鬼却在人们心上成活了。

第二个见到鬼的是大伯，大伯家儿子要结婚，结婚就要办喜事，办喜事就要操办酒席，几十桌酒席连摆三天当然要添置柴火。大伯亲自上山，他砍了一整天累得一头一脸的汗，他就去山腰的泉水边解渴，顺便洗把脸。大伯舒服够了一抬屁股就看见了一个站立着的庞然大龟，他没细看扭头

就跑下山，砍的柴火也没要，大伯是个胆小又迷信的人，他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又不敢跟大婶讲，儿子要结婚碰上这事儿多晦气呀，大婶问他柴火呢，他吱吱唔唔地说不清，精明的大婶看他急得要哭的样子，明白了一半。

“你不会是遇到那东西了？”大婶小心翼翼地问。

“我到泉边去洗脸看到一个。”

“哎呀，你别说了，喜事这下快别办了。”大婶抢先流了眼泪，就是后天的好日子，喜帖都发下去了，全村的人请的请了约的约了，现在她得赶紧去跟女方家说明。

不到晚上，喜事改了期，全村人也都知道大伯看到鬼了，阿冲家预备的喜糕一天三顿地吃可还是吃出酸味儿来了。

第三个看到鬼影的是黑豹的老舅刘坚，这是个让龙睛山寨为之骄傲的人物，他不仅是寨子里自古以来的唯一跳出农门的大学生，而且他毕业后神气地穿了一套警服回来了，挺刮的橄榄绿和威严的大盖帽让山寨的人们对小三子一下崇敬起来，全寨子都因为有了他而找到了根拥有了灵魂似的，而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颗启明星，阿冲说他为龙睛山寨的孩子指明了方向。

代表科技与先进生产力的刘坚警察都看到过鬼影，龙睛山寨真不用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了。据说鬼也害怕警察，那天刘坚是休探亲假抽空过来看姐姐的，他拎了两袋过节发的鸡蛋，穿过龙睛山时走得急了些，樟树枝刮了一下他的大盖帽，他本

能地抬头扶正帽子,他就是这时候看到鬼影的,刘坚对黑影厉声喝到:“谁在那儿?”他放下鸡蛋边问边拨开树枝冲上去,黑影倏地不见了,刘坚找到很晚都没收获,想想这片山上基本没发生过治安事件,大概是心急看花了眼吧。

刘坚的姐姐一口咬定弟弟没看错,“肯定没看错,已经有两个人看到了,我们正在担心呢,”黑豹看老舅被妈妈说得天里雾里的,就朝他狡黠一眨眼。拍拍妈妈后背,“你就别怕了,有警察弟弟和这么厉害的儿了,看谁能伤到你一点皮毛。”这话说对了一半,黑豹妈自从弟弟当了警察,在村里的地位非同以往,说话都权威了不少,她现在就盼着黑豹能出息得像弟弟一样。她嗔怒地点着儿子的太阳穴“你赶快把作业拿出来,让你舅给指点指点。”说完将他们关到房间里,黑豹真是求之不得。

六

二层小楼的龙睛客栈依山傍水,庭前舍后梅花幽竹非常素雅宁静,因为这两年游客多了起来,魏钟明对这个祖传下来的小楼扫洒得更勤拾掇得更仔细了,每天角角落落都要擦洗一遍,不允许有一点马虎,他说龙睛山就这么一个让外客休息的地方,咱要给人一个好印象,别丢龙睛山的脸。阿冲响应父亲的主张,可他不喜欢父亲支使他干这干那的,他憋屈地跟着父亲提水桶搓抹布。

“刮咕刮咕,刮咕刮咕”,这不是暗号吗?黑豹小子天生一个活鬼,模仿得跟真刮咕鸟叫一样,以